

正
社
選
藝

第
二
輯

正社選藝

壬申春季

行已有耻義

行已有耻義

言志五律二首

鄭子產論

言志二首

言志二首

言志

鄭子產論

行已有耻義

高

志向之河北無極
年四十一歲

王慎如

龐之瀚

孫靜珊

沈丹粟

沈丹粟

吳子通

陳進宜

高志

凡大有爲之人。必有所不屑。爲不屑而爲耻。孰甚焉。必有所不得不爲。不得不爲而不爲。耻孰甚焉。有所不屑。爲則寡過矣。有所不得不爲。則進德矣。過日寡而德日進。則不難躋乎聖賢之域。是以子貢問士。而夫子首以行已有耻告之。夫耻之一念。生於羞惡之心。而羞惡之心。每發於不若人之際。以衣食之不若人。而羞惡之者。是貪欲也。匹夫之事也。不得謂爲有耻。必也以德行之不若人而

正社選藝



641864

羞惡之。以爲舜人也。余人也。彼不如是。而我乃如是。是我之私慾有所未盡。我之耻也。彼如是。而我乃不如是。是我之德行有所未純。亦我之耻也。乃去其不如舜者。而修其如舜者。此之謂有耻。然行已有耻。亦惟士爲然耳。聖賢不如是。衆人亦不如是。聖賢之不如是也。蓋久已復其本然之善。率性而行。咸與道合。不必相形見絀。始生策勵之心。無所用其有耻也。衆人之不如是也。蓋本無追蹤前哲之思。任意而行。無非遂其偷惰。縱或珠玉在前。亦無慚惶之念。不知何謂有耻也。惟士也。出於衆人之中。思入聖賢之域。策勵之心已具。偷惰之習難悉除也。修齊之志雖誠。聲色之好未盡絕也。故必假有耻之心。動其愧悔之念。始能激其心。思堅其意。志成其德。行去其瑕疵。然後得爲完人。子曰。知恥近乎勇。勇於改過。勇於進德。皆恥之一念爲之也。

行已有耻義

陳進宜進官江蘇東台
年二十八歲

論語記子貢問士。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梁皇侃注云。士謂君子之已仕者也。竊謂行已與使四方爲一事。孔子因子貢出使吳越時而發也。考之說苑及史記吳越春秋云。夫差十三年。齊興兵伐魯。子貢說吳以伐齊。後又說越以伐吳。樽俎折衝。有良馬服劍之贈。無披堅執銳之勞。信乎爲出使之才也。事賢大夫之間。意在此時。太宰之間。意亦必在此時。子貢周旋兩國之

間以口舌之功。席堅肥之厚。孔子深恐子貢論子玉之兵。聘孫武之略。效繞朝之贈策。博朱紫之榮。增閭閻之苦。故深以行己有恥。曷之。且夫艾陵之戰。而吳子始大。甬東之敗。而越子尤強。犬牙交錯。鷓蚌相爭。不義之戰。恐子貢啟之。樓諸侯之罪。又恐子貢蹈之。不能尙說辭。而取卿相也。不能因巧言而懷印綬也。惟玉帛報聘之儀。誦詩悅禮之志。則爲士之本事。且輔以知恥近仁。爲立身行己之大要焉。故端木氏恪守師訓。鞠翔吳越。不久歸還。所以黃池之會。善稻之盟。不聞參壇坫。預樂苑也。後之身陷虜廷。假翻鄰國者。慎無媚夷以獲爵。譬折以求官。其行藏出處。當於行己有耻之大義。三復思之。

言志

五律二首

吳子通

早歲儒冠誤。江湖客鬢絲。喬松高士節。香草美人思。素願符三樂。狂歌感五噫。長生有真訣。何必問安期。

生我同知我。酬恩兩覺難。春暉懷粵嶠。風義憶嚴灘。天津嚴範孫先生於子有知己之感。子所作思範鐵言之甚詳。敢作千秋想。惟求一枕安。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此之謂也。勉爲牛馬走。願待向平完。

鄭子產論

正社運藝

沈丹粟丹叔江蘇丹徒年三十歲

三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立。又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毛傳引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詩學之關名教大矣哉。知此者可以論鄭子產矣。子產相鄭時。於左襄二十七年。享趙孟。子賦隰桑。孟子請受其卒。章子產又於昭六年。餞韓宣子於郊。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偕七穆以言志。與子籟而同工。鄭之世族。何多賢士哉。當春秋諸國。公室擅權。學校頽廢。晉宗之羽籥不修。庠序之弦歌久歇。周雅不作。鄭聲尤淫。蔓草之詩歌於途。秉簡之行盈於野。士習乘馬之勇。家饒鑄斤之名。子產獨能追風雅於正始。兼鄉校之興。修其見誠高然。明子皮諸人一等也。且春秋之時。賦詩最重。如秦穆之賦河水。晉文之賦六月。吳札辨聲。更能知國之興廢。而子產與子西子展之倫。麇麇雅樂。黼黻元音。誠不可及矣。孔子嘗又曰。詩可興。可羣。可怨。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觀於子產之對黃能辨火政。弗榮鬪龍。斯非多識之博物君子乎。又焉知非治詩之餘緒乎。或曰。子產鑄刑。書法家之權。與子產濟溱。洧。循吏之鼻祖。或曰。子產惠政。與子賤並論。子產相業。與管仲同科。吾則謂子產通詩者也。子產通經以致用者也。

言志 二首

沈丹粟

世亂密行藏。樵人依上皇。居鄉言孝弟。樂土裹餽糧。激水嵇眠竈。安巾管坐牀。蛙聲當鼓吹。奚必戀

金章。

罪本早逾好。菘菹春亦宜。桃花含灼灼。竹景喜猗猗。高士偶尋傳。和陶閒得詩。田家安伏臘。濁酒不能辭。

言志一首

孫靜珊 靜珊山東肥城年五十歲

灑盡滄桑涕。前塵渺逝波。不愁知己少。生怕受恩多。俠義尋燕市。孤忠弔汨羅。滿腔煎熱血。老矣欲如何。

世事都成夢。愁懷苦莫舒。鳥啼花落後。人靜月來初。舊恨從頭數。新歡轉眼虛。窮通知有命。且讀古人書。

言志

龐之瀚 泮壁蠡縣

平生何所志。山曲與江干。世事雲煙過。行歌天地寬。有懷追栗里。無夢向邯鄲。詩趣閒尋得。東風料峭寒。

鄭子產論

王慎如 慎如陝西長安年五十四歲

爲治世之相易。爲亂世之相難。爲強國之相易。爲弱國之相難。世亂矣。國弱矣。內之寵多族。大外則

逼處強鄰。以人人所最畏之輩。而使之畏我。時時所難服之國。而使之服我。此其時既尤難。而其勢尤不易。且勳業盛則易忌。積勞久則易折。奠國於數十年之間。而流澤於數十年之後。歷數史冊。代不幾人。偉哉子產。負乎尙已。夫子產爲春秋時第一流人物。子皮稱其忠。文子稱其禮。孔子稱其惠。固不徒都鄙有章等事。足盡一生經濟也。或謂鑄刑書。作邱賦。跡近貪酷。立封洫。制參辟。事屬亂制。噫。此一曲之見也。夫論相業者。固貴持正。尤重救時。惟持正故守經。惟救時故達變。施政教於鼓吹休明之世。則謀爲尙和平。定國是於紀綱廢弛之秋。則藥石逾梁。肉賢如武鄉侯。智如王景略。果決英斷。如王荊公。張江陵。論者予之。乃獨有異議於子產。豈子產所處之國勢。所當之政變。所立之國際地位。果優勝於諸賢乎。蒙知其不然矣。夫子產國處分據。時際顛危。而安內對外。措置裕如。四十年如一日。彼叔向子文輩。奚足媲美哉。後世變亂愈亟。人才愈困。長於幹濟者。或短於德量。優於處常者。或絀於應變。爲問祭龍禳火。有如子產之守正不阿乎。爭承毀垣。有如子產之當機立斷乎。且大事重兵戎。外交尙詞令。數俘登陣。何其智。徵朝獻捷。何其勇。又豈僅隲桑羔裘。表其儒雅。臺駘黃熊。謝其博洽也哉。嗚呼。世變日亟。時局日危。黨派紛競。罔顧國難。外交失敗。覆餗堪虞。過溱洧之故都。緬東里之遺愛。其猶有聞風興起者乎。予引領望之矣。

正社選藝

壬申夏季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義

諸葛亮論

徐珪

聶霽川

田家樂

田抱蘭

田家樂

曹石頑

田家樂

吳永昌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義

趙學海

田家樂

趙學海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義

徐

珪 紫如福建閩侯 住天津市總店 年四十一歲 街鼎記茶莊

因物付物情理而已情出于人理原于天以人付人不如以天付人以天付人不如以天付天孔子之志在老安友信少懷曰安曰信曰懷者原于天也欲安欲信欲懷者出于人也當安者欲安當信者欲信當懷者欲懷天中之人也欲安者適于安欲信者適于信欲懷者適于懷人中之天也安者忘其安信者忘其信懷者忘其懷天中之天也養老以安與友以信懷少以恩予者爲名取者爲利此以人付人也老感于養友感于信少感于恩感者有心施者無意此以天付人也老自無不安之

能維持秩序之均衡。俾民得安於畎畝之中。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也。臣之樂於事君者。爲克展其才。以造福於蒼生也。昔者夔龍伯益皋陶禹。贊襄一廷。以共亮天功。非爲堯舜也。爲其治民也。湯武放弑其君。以恭行天罰。非惡桀紂也。惡其虐民也。湯武放弑其君而不疑。舜禹踐天子之位而不慙。何則。以天下爲公耳。若夫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破壞天下之安寧。以爲一人一姓爭榮辱。曾不慘然曰。是爲吾君盡忠也。然則天下何樂有君。更何貴有臣。歟。諸葛亮者。爲劉備一人之事業。破壞天下之安寧。而不顧者也。嗟乎。漢室之天命已去。卒難興復。徒使天下三分紛擾者數十年。豈天下之治亂。氣數之說。真有時可信耶。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夫戰者。由於彼此相爭也。而玄黃之血。則小民之肝腦塗於地者也。犧牲兆民之生命。以供少數人之競爭。此君子之所深惡而痛恨之者也。諸葛亮之志。旣在興漢。曹丕篡位。獻帝未亡也。應勸劉備迎乘輿入蜀。號召天下共同勤王。如郭子儀之起兵。克復兩京可也。顧乃亟勸劉備早登大寶。然則非爲漢而爲備也。明矣。後之梟雄。行割據自私之實。以破壞天下之安寧。往往高唱正義。以淆亂人之聽聞。以致亂日多而治日少。而猶託亮以自解。乃嘆演義一出。于諸葛亮盲稱賄贊。貽誤無窮也。

田家樂

田抱蘭

天津

住鹹水沽橋
東田氏書院

田家樂。樂何如。青山綠水繞。茅廬種得良。田三十畝。黍稻滿畦。維榆柳常日飽。嘗菘米飯興來更飲。菊花酒人家三五。即成村衣冠。質樸古風存。一生未識別離苦。終歲不聞市聲喧。日出而作。日入息。鑿井而飲。耕田食。四體雖勞。心神安。田家之樂。樂無極。

田家樂

曹石碩 河北

住天津河北大經路南頭路西修德里二號

田家樂。說約略。食淡淡。酒薄薄。終日田間事。農作插禾割麥方了期。轉瞬中秋又收穫。大兒當家小兒嬉。老人杖鳩孫雀躍。種秫卅畝得米多。準備冬來辦春酌。飽食閑詠擊壤歌。醉唱一曲蓮花落。陶陶此是羲黃人。含哺鼓腹力耕鑿。吁嗟乎盜賊強梁吏需索。日困追呼夜搶掠。田家之樂說不著。

田家樂

吳永昌 孝博四川

住北平西四北前公用庫胡同八道灣八號吳宅

田家樂。田事忙。十里五里春風香。早春盛夏勤耕耨。麥實碩大稻苗長。天公念農勞可錄。一雨居然蘇萬綠。秋來顆顆盈倉廩。家家開顏笑不足。斜陽古道誰家村。靈旗社鼓滿村門。迎神報賽媿婦子。酒醴雞豚禮所尊。吁嗟乎。此是黃虞當時事。當時君相行仁義。君不見終歲辛勞猶難辦。官租今日道旁農夫淚。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義

趙學海 靜涵宛平

住北平西單牌樓舊刑部街三十三號

仁之道。在蘊乎心而能推之天下。故約而廣。微而顯。原本於一念。而奠安宇宙之規模。已完具莫外。雖於事未能。必而在心不容。已以不容已之心。軒未能必之事。無識者或以爲迂。而不知憫人之意。盡性之功。舉於此可見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志如是。夫志者心之所之。謂已見老少友。而始心之乎安信懷。此志之由。於後起也。未見老少友者。而時心之乎安信懷。此志之由。於天性也。聖人之志。吾知其爲天性。而非後起可決矣。且夫聖人豈以安信懷而邀老少友之譽哉。使老少友無需於安信懷而我過以安信懷加之。則何爲者。使老少友各見其安信懷而我猶以安信懷期之。則何爲者。惟老少友皆有賴乎安信懷。失卽儼然。如不能生。斯可知安信懷不啻老少友之命矣。聖人漠視老少友之命之失。不挈而還之。老少友何以爲聖人。聖人之於老少友。惓惓于安信懷。但使之各全其天。故曰聖人與天合德。子思子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聖人之於民亦類耳。假令己爲老少友。而莫得安信懷。己之意必有所不慊。以己之意之不慊。從而例人之意。何異於己之不慊。聖人推慊己之不慊。所謂一以貫之。卽此志也。所可惜者。聖人徒有志而世無用之者耳。如有用之者。在天下天下之老少友。得安信懷之實矣。在一國一國之老少友。得安信懷之實矣。無如斧柯莫假。徒託之空言。不能見之行事。此詎獨聖人之不幸。實當時之民之不幸也。今之老

少友。其望安信懷。較春秋十倍過之。而志聖人之志者。誰乎。夫春秋之老少友。雖不得安信懷。於各國之諸侯。猶得安信懷。於聖人之志。而今也。或是之。亡。其可歎爲何如耶。

田家樂

趙學海

游民莫笑田夫。憊耕鑿歌聞擊壤快。留客家饒雞黍資。招鄰時作桑麻話。稻孫樓下慶年豐。畫師每愛繪幽風。偶然見畫青色喜。况是村墟田舍翁。一自兵氛連歲熾。此輩無端敗人意。夢中喜入桃花源。猶是鄉農極樂地。

正社選藝

壬申秋季

士不可以不宏毅義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論

秋興七律一首

士不可以不宏毅義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論

秋興七律一首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論

張成龍

張成龍

張成龍

汪春英

汪春英

汪春英

陳重光

秋興擬杜七律八首

陳重光

士不可以不弘毅義

曹石頑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論

曹石頑

士不可以不宏毅義

張成龍 河北深縣 北平宣內施家街第十六號

昔哀公問士。孔子曰。所謂士者。知行務審。既知既行。性命肌膚不可移易。貧賤富貴不可損益。夫士之所知。既審。則所見者大。所行。既審。則所操者堅也。惟所見者大。故知有異於衆人。所操者堅。故行有異於衆人。知行出乎衆人之上。斯士之才德有足稱焉。區區生死榮辱。何足措意。此所謂宏毅也。謂之爲士。不亦可乎。曾子於論君子後。申言之曰。士以士之知行不猶衆人。且可勉爲君子矣。君子聞志廣博而色不伐。虛能容物也。躬行忠信而心不德。貞能守己也。君子之知行有道。豈衆人所能及哉。惟士也。策之以學。知無遺焉。勗之以志。行最力焉。所知所行。豈尚有未審者耶。既知之易。行之易。不以易忽之。知之難。行之難。不以難阻之。且不問其行難而知易也。惟所知必期其行不問其知難而行易也。惟所行必求其知。知吾所知。行吾所行。君子之道。不過如是耳。可不謂之宏乎。毅乎。然而宏毅亦難言矣。凡物器之小者易盈。必不能容。質之弱者易摧。必不能守。是以水之注也。孟至。

滿。則。覆。矣。風。之。疾。也。草。不。動。則。偃。矣。爲。士。者。果。知。此。義。耶。吾。嘗。見。夫。士。之。岸。然。不。羣。者。栩栩。然。自。炫。於。衆。人。而。居。恒。積。習。性。成。非。驕。則。懦。非。徑。即。陋。試。問。所。知。若。何。所。行。若。何。則。瓊。瓊。無。足。述。焉。此。固。不。足。以。言。宏。毅。也。亦。有。士。之。美。質。不。能。自。修。知。行。未。審。求。爲。君。子。不。得。矣。誤。用。其。知。知。之。非。道。誤。有。所。行。行。之。非。道。孔。子。謂。士。之。心。有。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知。之。誤。也。士。之。資。有。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行。之。誤。也。所。知。既。誤。所。行。又。誤。皆。失。此。士。之。美。質。不。可。謂。士。矣。而。可。謂。之。宏。毅。乎。孔。門。論。士。最。嚴。不。肯。輕。以。士。許。人。子。貢。言。志。兩。國。搆。亂。素。衣。縞。冠。能。使。和。親。者。孔。子。第。稱。之。曰。辯。士。未。必。宏。也。子。路。言。志。仇。敵。在。前。蠶。躍。蛟。奮。能。盪。三。軍。者。孔。子。第。稱。之。曰。勇。士。未。必。毅。也。惟。顏。子。言。志。四。蠻。兵。釋。輻。輳。四。門。螳。飛。蠅。動。各。樂。其。性。孔。子。獨。稱。之。曰。聖。士。是。則。宏。之。至。毅。之。至。也。宏。毅。豈。可。易。言。乎。曾。子。知。宏。毅。之。不。可。驟。及。有。所。期。於。君。子。更。有。所。勉。於。士。士。之。知。也。得。勿。審。乎。士。之。行。也。得。勿。審。乎。不。審。所。知。其。何。以。宏。不。審。所。行。其。何。以。毅。不。宏。不。毅。而。謂。之。曰。士。斷。斷。乎。不。可。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論

張成龍

自。漢。而。後。昌。言。老。學。競。尚。清。淨。不。知。求。無。欲。之。用。誤。矣。自。宋。而。後。力。闢。老。學。空。言。性。理。不。知。求。有。欲。之。利。又。誤。矣。老。氏。之。道。生。於。無。由。無。生。有。無。之。以。爲。用。有。之。以。爲。利。故。無。欲。者。以。有。欲。爲。利。有。欲。者。

以無欲爲用。二者相爲利用，相與終始。乃天地自然之道，適合於中，和而已。誰知其妙哉？誰知其微哉？老氏言無欲觀其妙，得無欲之用也。言有欲觀其微，得有欲之利也。善哉！老氏之言欲乎？其得中和之道者乎？老氏曰：多言不如守中。冲氣以爲和，中者靜也。情之未發者也。和者動也。情之已發者也。情未發則無欲，情已發則有欲。使物皆有欲而不知無欲，天下之物何有收藏之時？使物皆無欲而不知有欲，天下之物何有發揚之時？張而不弛，弛而不張，均非天地自然之道。老氏謂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無欲之表現也。動而愈出，有欲之生機也。老氏得其妙微，體天地以行道，亦行所無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則無欲，和則有欲。無欲，有用，非無用也。有欲，有利，非有害也。致中而和，位天地，育萬物。蓋觀於此，始見無欲之妙。有欲之微也。孔子之言，中和，其得力於老氏歟？後人誤會老氏道德之旨，不知其妙，不知其微。於是講無欲者，以臥治鳴高，清談爲尚矣。講有欲者，有功利縱橫之說，以夸詐自矜，有刑名法術之學，以刻覈爲能。我國自漢宋以來，政治中心，非失之太過，即失之不及，皆不能得中和之道。國民之受其影響者，使無欲之弊，淪於空虛，有欲之害，又陷於貪冒而不知止。何能得無欲之用，有欲之利乎？嗟乎！老氏之道不行久矣。誰識中和真諦乎？知之者，其惟孔子乎？孔子言一貫，即老氏抱一爲式之旨也。孔子言居敬，即老

氏守靜為宗之義也。孔子言修己安百姓，即老氏言聖人無心以百姓為心之意也。抱一守敬為無欲之用，百姓為心為有欲之利，無欲而有欲，有欲而無欲，始終相為利用，其為利也薄，其為用也大矣。中和之道，創言於老氏，發明於孔子，後世知者鮮矣。

秋

興

七律一首

張成龍

商音促耳布西風，萬里清虛一太空。葭岸江橫秋露白，楓林晚襯夕陽紅。淡懷對影看叢菊，鄉味嘗新品。嫩蕊四壁蕭然忘世故，不平只聽夜鳴蟲。

士不可以不宏毅義

汪春英 瑞

芝 天津望海樓旁八號

士少則天下治也。夫天下先有農工商而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尚志也。者宏毅之氣所從出也。然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為，惟其將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正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移交移遂東棘西

寄之法。天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矣。後世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旣曰士，皆可以爲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十，在學者亦數十。天下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墮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旣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妬，造誹謗，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責其宏毅之志而少也。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而已。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矣。吾深怪夫詩歌濟濟多士之篇，此必爲好事者，豔稱周室人才之盛也。嗚呼！春秋至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巧辯說客，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輩，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

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鬪。漢末多士。故頌王莽功德者。四十二萬人。宋末多士。故瀟熙景德間。三學之權。與宰相抗。及賈似道作相。加士。餼錢。而上書者。即稱賈爲周公。召公。士習之陋。一至於此。皆多之故也。不知漢盛時。每郡戶口十萬。舉孝廉一人。吳公所荐。止賈生一人。文翁所遣張叔等。亦不過十餘人。夫士之所貴。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故曾子責士。以宏毅。舉天下之不可多得者也。不宏毅。豈足以爲士。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論

汪春英

觀其妙。觀天地之始也。天地之始。始於無。觀其微。觀萬物之母也。萬物之母。於有無與有之名。非常也。非常名者。非常道也。道與名。玄之又玄也。嗚呼。中國之學。深矣。欲論有無之理。妙微之道。則不得不推求中國學術之始末。然後方知其顯藏之故也。中國之學。一主生。爲利世主義。一主殺。爲治世主義。主生者。發源於三皇。盛於后稷。主殺者。發源於皇帝。盛於湯武。何以知其然也。三皇與后稷。皆存利生之志也。黃帝與湯武。以殺止殺也。物不得其養。則必思有以厚生。物不得其平。則亦不能不用殺。厚生倡于儒家。用殺倡于兵家。是二者本欲各以學術救天下。而至假仁假義之徒。則不能救天下。而且因以擾天下。是皆學術之毒也。自漢學興而狃于名物。宋學興而泥於倫理。實皆

執于有之微。而未能洞于無之妙。何者。徒于生殺之中。求其有益于民。不過入世之法。猶未明乎出世之要。不過膠膠于有之微。猶未達於無之妙也。常無者。無生之妙也。常有者。治世之微也。雖然。既有世界。有人類。則于天地之始。萬物之母。不可執此而失彼。所謂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三教聖人。庶幾殊途而同歸乎。

秋興

七律一首

汪春英

秋來一雨洗遙空。散盡殘霞與斷虹。萬頃波平天四面。九霄風定月當中。雲間朱鳥峯猶在水上。蒼龍瑟瑟未終。便欲拂衣瓊島外。凌虛直上廣寒宮。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論

陳重光崇光
丹徒江蘇東台縣交通
旅館隔壁巷內

老子道德經首章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王注。妙微極也。微歸終也。陸氏經典釋文。謂妙微也。循也。眇小也。惟清代任氏述記。朱氏說文通訓定聲。讀妙如眇。讀微如窳。予案兩氏之說。至精且確。眇。話爲窳。微。話爲窳。本於莊子。蓋老子之義。常無欲以觀其微。常有欲以觀其空。天地本無。由無而至有。當其無時。不知有有。當其有時。反觀於無。於無欲之時。觀其忽微。於有欲之時。觀其窳孔。懷葛以上爲無欲之世。堯舜以來爲有欲之世。觀其妙者。雖處無欲。仍無中求無。觀其微者。雖

處有欲。仍有中求。無變化相生。陰陽摩盪。所謂通其變成天地之文。極其數定天下之象者。非與。老子不先言有。而先言無。足證有生於無易。有復爲無難。老子不先言微。而先言妙。足證微者物之體。妙者物之表。伯陽箸書。皆有深意。其論無欲有欲。尤爲道家之要旨。亦全書之提領也。

秋

擬杜七律八首

陳重光 崇光 丹徒 江蘇東台縣交通旅館隔壁巷內

宋玉悲秋只自傷。二毛侵鬢亦尋常。莎根唧唧蟲相弔。木葉翻翻鴈已翔。王粲登樓應作賦。陸機有夢尙還鄉。家書不至增惆悵。穿眼襄陽又洛陽。

夔府羈栖亦可人。三年消渴病中身。雲陰漠漠看調馬。簫鼓喧喧足賽神。一自公卿書問濶。翻從猿鳥性情親。百花潭北黃花發。遣醉呼隣漉葛巾。

蜀江水碧蜀山雄。雙闕銘鏤句亦工。萬里眞成謀菡萏。十千惟解飲鄆筒。鷄蟲有閣看猶鬥。猿鶴傾巢嘯未窮。要勝秦州常作客。天寒白木逐狙公。

甲第長安多寂寥。眞如傳舍笑寬饒。杏樛今日埋荒棘。錦柱前期譜洞簫。深苑監門佩魚袋。平頭奴子餌金貂。瞿塘峽險風波惡。願逐愁隨上下潮。

茂陵玉盃尙人間。仙掌孤遙露未乾。此日風波羈白帝。當年兒女憶長安。貳師西域應無馬。九轉淮

南竟有丹詞。客生涯。禁索笑。買山賞少酒杯寬。

美人意態是秦雲。要向靈均挹遠芬。門第金張影紫綬。繁華趙李醉紅裙。不求聞達吾曹事。難得清
新覩輩文。一斗百篇人在否。君苗老病硯先焚。

破却千家鑿一池。可憐漢武竟何之。汾歌秋鴈詞無補。曲奏芝房有所思。懶向藤蕪尋積草。欲從波
浪問機絲。當年獻賦承明地。許得重經應涕洟。

更闌忽憶漾波游。照眼孤花喜及秋。巨網截江魚可鱸。高樓送客酒如油。白榆歷歷臨官道。紅葉飄
飄及御溝。嬰武寄書詩意好。科頭西望慰予愁。

士不可以不弘毅義

曹石頑 石頑河北天津河北大經路修德里二號

士者何，異乎凡民而志於聖賢者也。弘毅者何，朱註，弘寬廣也，毅強忍也。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皆是偏語。愚按曰，寬曰廣，曰闊，曰大，曰容，曰量，皆形容弘字之義。曰強曰忍曰剛曰果曰直曰方，皆解釋毅字之義。自其內而言之，運量弘大，融會衆理，無膠執，無拘束，一切事物，渾涵於中，而無容心者，弘也。監起脊梁，集義養氣，有擔當，有分量，心精力果，無所屈撓者，毅也。所謂體也。自其外而言之，弘則規模遠大，不見邊際，毅則力量貞固，中流峙然，所謂

用也。否則不弘則狹隘。不毅則懦弱。奚任與道之足云。然而無欲則剛。非由外饒。眞力彌滿。天理渾然。弘也。毅也。一以貫之。未有弘而不毅。亦未有毅而不宏者也。是二者皆仁德之表見者也。枝節求之。誤矣。細釋不可以三字有無。無限期。無限責任。千載而下。如聞誥誡之聲。頑懦且爲興起。而士當知所自處矣。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論

曹石頑 石頑河北天津河北大縣五十七歲路修德里二號

老子第一章。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二句合上下文統觀之。其義自見。所謂妙者。即上文無名天地之始也。所謂微者。即有名萬物之母也。下文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云云者。即妙即微。即微即妙。不可看成兩歧。二而一。一而二者也。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第五十二章。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云無爲。即無不爲之始。無不爲。即無爲之終。母爲子之歸宿。子爲母之根芽。意義亦正如此。愚謂觀其妙。即形而上者之謂道。萬事萬物之理也。寂兮寥兮。無狀無物自然者也。故須澄心。虛無欲。以觀之。觀其微。即形而下者之謂器。萬事萬物之迹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各歸其根。是謂復命者也。故須深刻靜篤。有欲以觀之。夫老子之學。雖屬道家者流。而於吾儒窮理盡性格物致知之說。與近百年西人哲理科學之說。彷彿亦有合焉。如此

二句。觀其妙者。非周易天地剖判之始。無極太極之愔乎。觀其微者。非西人聲光化電。物理論理。一切循名責實之科學乎。惟微字或解作塞。或解作微。或解作窳。當係假借之字。皆可通。與大義無涉也。

正社選藝 壬申冬季

無起穢以自臭義

太原生

李德裕論

太原生

霜雁

太原生

無起穢以自臭義

吳子通

李德裕論

吳子通

霜雁七律

吳子通

霜雁七律一首

僧若擬作

無起穢以自臭義

太原生英租界黃家花園榮光里二十二號

今天下有一境焉。有清淨而無少穢。是非吾人安身立命之所乎。既已知之。有不決意赴之者乎。然

正社選藝

此境也不可倖致。要以先淨其心爲主。如其心有不清淨。則心有所牽而沈滯。遂顛倒於濁惡危難中。而無已時。此其不能自脫。而自致於清淨勝地者。誰之咎歟。則自心未淨。故也。當是時。非無先覺。迫促之。提撕之。輔翼之。以力掖其舍穢就淨。而一念蹉跌。遂致於此。則信乎棄舊之不易。而維新之特難也。孔子之自謙曰。聞義不能徙。子張以崇德爲問。夫子示之以徙義。則甚矣義之當擇。而徙之宜急也。苟其擇而弗處。焉得謂之智哉。盤庚以舊都之厄於水。乃利用遷。因告戒其民曰。無起穢以自臭。若淺以言之。則舊都既久。必有一切惡俗陋習。塵穢濁惡。不可嚮邇者。欲革去之以成與維新。則非立即遷地不可。若深而言之。則盤庚一語。實關心學。有人心惟危。允執厥中之意焉。人生最重初念。故曰勿起禍福。惟人所召。故曰自臭。天下事有不原於一心者乎。其感應之速。禍福之殊。孰有不由一己者乎。一念之訛。畢生之累也。而謂可輕視之乎。木以生蟲。而蟲還蝕木。其事極可傷。其理則無或易。推之。蘭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皆是類也。既知責任全在一己。則自治何得不嚴。自勵何得不切。自奮何得不勇。大端縱使無失。偷意念之間。稍留渣滓焉。即足爲全體之累。所謂一穴潰堤也。人孰不自愛其身命。今執一人而謂其有讐視一己。苦自戕賊之意。其誰信之。然忍於自戕。可決其必無是意。然其一身所爲。不幸適有類是者。天下事皆基一念。而兵戈水火。因之。所謂犯法生於造。

意也。我不貪。何以羣於盜。我弗嗔。何以出於鬪。我勿癡愛。何以昧昧然求生而得死。此其念。誰所生。即其所招之禍。當由誰受。且非特惡念不可起也。即凡道外之念。皆不可起。無障無繫。空諸所有。靈臺朗然。如大圓境。夫而後始可以言道。始可以證真。不然一絲縷之細。一塵沙之微。皆足以羈夫萬里之程。阻其無上之境。其實非師不迪。友不援。時不利。運不亨也。乃其所自爲耳。不能自制其念。惡報何由免乎。不能自正其念。善果何由臻乎。曰無起。曰自臭。誠大澈大悟。豁然見道之言也。嗟乎莽莽衆生。沈於萬苦。幸有覺者。又敗於終。自穢自敗。夫誰尤哉。誠知穢境之不可再。居淨境之必當速往。則不必他求。惟當於起念慎之。如能百念歸於一念。散念攝於正念。得乾淨土。踴躍歡喜。更不退轉。雖曰遷地。心學即在是矣。

李德裕論

太原生

任天下之大事者。不徒貴乎有綜理天下之才。而貴乎有涵蓋天下之量。故古之稱堯者。曰其智如神。而必先之曰其仁如天。誠重乎其量也。若夫身居顯位。執秉國鈞。乃猶斤斤於人我之見。恩怨之私。是直悻悻小丈夫之事。非士君子所宜用。而即尙論者所不取也。唐之李德裕始任籌邊終居鼎鉉。其政績蔚然。至可崇拜。其心亦頗陔陔於君國。以臣節論。允可無憾。獨其未泯私爭。猶存黨見。彼

與牛僧儒輩如參商之二星。此顯則彼黜。此黜則彼顯。彼牛僧儒者固况而愈下。可以無譏。獨奈何魁傑如德裕者。亦復褊衷未化耶。夫意見之間。人所難忍。報復之事。亦事所常有。不過學術如德裕。勳望如德裕。不當復有此見耳。秦誓不云乎。如有一個臣。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所貴乎大臣者。固以其休休有容。不聞其怨。無不報也。其在於宋。寇準之與王旦。均爲名臣。然若準者。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而且則一味引咎。不務報復。反薦舉之。使準在所容之中。而不知此其博大爲何如。視德裕猶未忘乎僧儒者爲何如。藺相如一縱橫之士耳。猶知屈節於廉頗。使之感化。彼德裕乃智出其下耶。故德裕畢生俱無可議。且書之名臣傳中。略無愧色。獨茲未忘朋黨之見。至爲可惜。文宗之言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聞此言也。豈猶不能略有感悟。今爲易之曰。去朝中朋黨。易。去心中朋黨。難。治心之學。不講。而世變於以愈急矣。

霜雁

太原生

一聲嘹唳下寥天。慘甚枯槐井畔蟬。覓食未嫌程或遠。驚寒已得氣之先。白侵蓬鬢空餘恨。紅到秋花亦可憐。爲祝羽儀光四國。永教紫塞靖烽烟。

無起穢以自臭義

吳子通 本市河北總車站西
心田新里三十三號

盤庚遷於殷。以民之沓怨而不肯遷也。因誥於衆曰。無起穢以自臭。孔穎達疏。謂汝當從我。無得起爲穢惡。以自臭敗。其言穢必及惡。言臭必及敗者。蓋凡物之穢者必惡。氣之臭者必敗。所謂起穢自臭。卽作惡自敗之義。余按此句。應承上文。予命汝一而言。謂予今命汝當一心服從遷都。無得起爲穢惡之言。以自取臭敗之禍。此盤庚大儆其民之意也。吾於是不能無惑焉。盤庚號稱殷之中主。遷都之舉。必有不洽於民意者。否則民雖頑梗。何以敢於羣起責難。出穢惡之言以謗其上。奪自取臭敗之禍。而弗恤耶。吾讀盤庚三篇。誥誠諄諄。或善言以誘之。或嚴詞以威之。則當日民情之弗率。亦可知矣。特其時君權方張。至以民之違言。比於至惡之穢臭。而民固莫敢誰何也。故吾嘗謂君者。民之所視以爲的者也。君有穢德。加其民。民必以穢言謗其君。民之穢。誰起之。實君之穢。有以起之也。然民之因穢而取臭。禍僅及於身家。君之因穢而取臭。禍卽及於全國。其輕重得失。較然而明矣。後世暴君汚吏。往往以人從欲。穢德彰聞。而猶祇知責民不知責己。故周厲王之監謗。以防民口。卒召流彘之辱。是亦起穢自臭之一證也。然則欲民之不以穢言相謗。當由君之不以穢德相加始。盤庚責民以起穢自臭。吾卽以此言責天下後世之不恤其民者。

李德裕論

吳子通

恥莫甚於失地。患莫甚於內叛。國家所恃以雪失地之恥。除內叛之患者。惟賴賢相竭股肱之力。以匡君定國耳。贊皇李德裕。固有唐一代賢相之一也。以名相吉甫之子。由翰林學士。陞位宰相。歷事穆敬文武宣五主。後乃卒於崖州司戶貶所。功名之不終。論者惜之。雖然。吾以爲德裕生平有功。亦有罪。而罪實浮於功。未可以其遭讒被貶而恕之也。唐室藩鎮之禍。莫甚於河北。長慶以後。盧龍成德魏博三鎮再叛。爭相殺奪。迫脅朝命。內叛之禍亟矣。當時爲相臣者。不勸其主征討叛賊。收復失地。惟以養奸獎亂爲得計。於是終唐之世。河北不復爲唐有。唐失河北。如失左右手。此雖不僅李德裕一人之罪。然德裕爲相。武宗恩遇極隆。得君不爲不專。且當國六年。復攝冢宰。任職不爲不久。乃有賊不討。失地不問。倡爲謬說。謂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屢朝置之度外。並妄擬詔旨。謂列聖許其傳習。已成故事。嗚呼。此非宰相謀國之言也。果如其說。則管蔡以殷叛。周公之討爲多事矣。彼亦知尺寸莫非王土。一臣莫非王臣。其忍令河北之士。視同甌脫。河北之人。視同蠻貊耶。迹德裕之心。不過畏難苟安之一念中之而已。後之繼德裕爲相者。類皆襲德裕故智。坐視河北淪棄。不可收拾。未始非德裕置之度外一言啟之也。誤國之罪。德裕其何說之辭。且德裕當國家艱危之秋。身爲重

臣不以節儉表率羣下。乃盛飾平泉一墅。極花木亭石之勝。奢侈已甚。亦貶竄。敗亡之機。宋賈似道之半閒堂。千古貽譏。則德裕平泉。殆爲作俑矣。此又其罪之小焉者也。雖然德裕信有罪矣。以言其功。亦有不可沒者。南詔寇蜀。德裕方爲西川節度使。因作籌邊樓。圖蜀地形。以習邊事。並練士卒。修守備。蜀人由是粗安。使後世將帥取以爲師。則寇盜不足平也。回鶻臣服於唐久矣。天德軍使田牟。請出兵擊之以邀功。德裕力斥其非。朝廷威信。賴以不墜。深得馭悍將柔遠人之義。劉稹據澤潞以叛。德裕力排衆議。出師討伐。降李丕。誅郭誼。軍事悉協機宜。由是澤潞遂平。晉爵上公。固其宜矣。至於獻朝廷丹宸之六箴。陳將帥出征之三弊。辨羣臣邪正之二途。其文章政事之才。誠有足多者焉。總而論之。德裕之功。雖著於一時。而不能抵坐視河北淪胥之罪。使德裕不爲相。吾無責焉。乃爲相而猶姑息。因循。內叛之患。不除。失地之恥。不雪。吾所以謂其罪浮於功者此也。嗚呼。石晉燕雲之失。趙宋江左之安。古今同慨。後之秉國鈞者。盍引爲鑑戒哉。

霜雁

七律

吳子通

霜天遠浦淡斜暉。秋影涵江一雁飛。征訊不聞南北斷。頻年南北戰事不息如雁之一年一度來往不斷哀鳴徒羨稻梁肥。平湖木葉尋歸舸。淺水蘆花立釣磯。知汝書空疑上訴。號寒中澤更啼鴞。

正社選藝

三十

霜雁 七律

僧若擬作

冒寒辛。苦向南飛。繞徧枯灣。覓舊知連日。霧沈鴉噪亂。九霄風急鶴歸遲。淒音斷續入。鱗譜冷抱荒。
寥。窘。畫。師。宿。處。微。憐。近。彭。澤。菊。花。猶。見。兩。三。枝。

C 7

1334